

奇情 · 悬疑 · 推理

破镜谋杀案

● 三毛 主编

● 郑丽淑译

● 华文出版社



阿嘉莎·克莉丝蒂侦探小说丛书

8

● 克莉丝蒂探案丛书·8 ●

破镜谋杀案

阿嘉莎·克莉丝蒂
郑 丽 淑

三 毛 主 编

华 文 出 版 社

1990 年 · 北 京

责任编辑：田 耕

封面设计：冯光美

破镜谋杀案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郑 丽 淑 译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5 千字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0 册

ISBN7—5075—0060—8 / I · 32 定价：2.90 元

编 者 的 话

作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仅以它在全世界拥有的无可数计的读者，侦探小说就有资格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阿嘉莎·克莉丝蒂凭她一生中近百部侦探小说创作而引起世界众多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注意和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作家爱伦·坡是西方侦探小说的始作俑者，然而侦探小说真正蔚为大观却是在西欧。可以说，从柯南道尔笔下出现了瘦削冷峻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克莉丝蒂笔下出现了长着蛋形脑袋的赫邱里·白罗；从西默农笔下出现了同样叼着烟斗的梅格雷。当然，还有那亦侠亦盗的亚森·罗平；以硬汉派风格出现的詹姆士·邦……以至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风靡一时，甚至使众多的读者着了迷。

不能不承认这是侦探小说的成功，尽管人们把它列入通俗文学一类，它仍然拥有今天的读者。尽管柯南道尔、克莉丝蒂已经成为逝者，但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而周游世界，和广大读者见面。

克莉丝蒂善于用曲折的情节、奇特的悬念，出人意料结局来调动读者的兴趣，并以她优美流畅的文笔，幽默简洁的对话，尤其是那巧妙地流溢在

紧张破案中的女性的柔情而独占胜场。读她的作品，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享受，或许对提高您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也将有所助益。因此，我们愿意在这里系列地把阿嘉莎·克莉丝蒂的作品介绍给您，使您能够继续乘着“东方快车”，沿着“尼罗河”畔去进行一次扣人心弦的旅行。

这本丝书，是我社与台湾出版业合作与交流的项目之一，此次出版，除在书中增加编者的话和重要人物介绍外，基本以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选编的原貌呈献给大陆读者，希望您能喜欢。

出版缘起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

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主要人物

- 珍·玛波小姐——一位热心的老淑女。
邦翠太太——玛波小姐的朋友，“高士丁庄”原主人。
希特·贝寇克——约翰救护协会的秘书。
阿瑟·贝寇克——希特的丈夫，房地产经纪人。
玛丽娜·格雷——电影明星，“高士丁庄”的新主人。
杰逊·路德——玛丽娜的丈夫，导演、制片人。
伊拉·杰林斯基——杰逊·路德的女秘书。
海利·普列斯顿——负责“高士丁庄”的公关事务。
摩里斯·吉尔克思——“高士丁庄”的医生。
吉斯波——“高士丁庄”的仆人领班。
法兰克·可尼思——警察局督察。
德默特·克列达——警察局总督察。
阿达韦克·费因——美国人，影视界的名人。
罗拉·布列斯特——美国人，女电影明星。
玛格丽特·宾士——年轻的女摄影师。
肯妮特小姐——玛波小姐的女看护。
裘莉·贝克——临时为玛波小姐帮忙的女工。
葛蕾·狄克森——裘莉的女友。

珍·玛波小姐坐在窗前瞧着前面的花园，这片花园有一阵子让她颇感骄傲，然而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她把头探出窗外又缩了回来。好久以来她已不再欣赏这片原是茂密的花园。现在不再填土、不再挖掘、栽种，顶多是修一点枝而已。老雷库克每星期来三次，不用说，他已尽力去照顾这片花园了，但是所谓的尽力是他自己说的，不是他的主人。玛波小姐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该做些什么，什么时候该做好，老雷库克总是展露他那特殊的天才，口口声声说好，但是什么也没去做。

“是的，太太。我们应该在那边种一些百合花，在墙边种一些风铃草，而且象你说的，下星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雷库克的藉口总说得头头是道，不是天气太干燥，就是太潮湿，或是泥土泡了水，或是天气干寒，不然就是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通常是摘甘蓝菜心或包心菜，这些是他最喜欢种的，但不是种太多就是种太少）。雷库克自己栽花种菜的原则很简单，不管他的主人对这方面多有心得，还是没办法改变他那些习惯和原则。

包括几杯浓浓的甜茶做为提神用，秋天来时扫落叶，夏天时种植他喜爱的花草，主要是鼠尾草和紫菀花，就像他说的，“要它看来漂漂亮亮的”他最喜欢洒水在玫瑰花的芽虫上，可是却不大去管那些芽虫，要他把甜豌豆的泥土掘深一些时，他总是说你要自己去看看他种的那些甜豌豆！去年已弄好泥土，到今年还没有把要种的东西准备好。

凭良心说，他喜爱他的主人，也迁就他们的喜好（只是并不真正认真工作），对于蔬菜他可知道得很清楚，什么是上好的香薄荷或是甘蓝菜绝不会弄错。他也是个有心人，还

种了不少前面提过的鼠尾草、紫菀花、山梗菜和夏菊。

“我在住宅新兴区那边的新房子工作，那些人家希望花园看来漂亮一些。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花，因此我带来把它们种在那些旧品种的玫瑰花上面。”

玛波小姐想到这里，捡起编织的毛线，再也不去瞧那片花园。

然而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玛丽·梅德这地方已失去往日的光彩，就某种意义来说，它失去了一切，已不值得留恋。你可以诅咒战争或年轻的一代或是由于妇女外出工作，或原子炸弹的关系，或纯粹是政府的缘故——但真正的理由是你自己老了。玛波小姐是个非常敏感的老妇人，对于这点她有自知之明，她对玛丽·梅德这地方感触甚深，有着一一种异样的感觉，只因那曾是她久远的家。

玛丽·梅德现仍屹立在这里，那曾是旧时代的中心。“蓝野猪”大厦、教堂、牧师馆邸、安妮王后和乔治亚的小窝也在这里，玛丽·梅德的房子是其中之一。哈特妮小姐的房子仍存在，她是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威舍拜小姐已过世，她的房子现由一位经理和他的家人居住，他们将门窗粉刷成皇家蓝。虽然大部分的房子已换了主人，但房子的外观甚少改变，理由是象房子经纪人说的想维持那份“迷人旧世界的光彩”，他们顶多加一间浴室，或花一些钱增加水电设备、洗碗机、电炉而已。

虽然房子仍然维持旧观，但街道可不一样。商店一换手经营，马上大肆整修，扩充门面。店面脱手的鱼贩早已不认得自己原来的店，冰冻的鱼在高级的橱窗后闪着银光。肉贩仍然一样保守——好肉就是好肉，假如你买得起的话，不然

就乖乖的带那些较便宜的粗肉回家！杂货商博纳的店仍然未变，哈特妮、玛波和其他人每天都在那里聚会祷告。柜台旁的那几把椅子既贴切又舒适，顾客就坐在那里七嘴八舌的谈论熏肉和乳酪。至于街尾的汤姆斯先生则将他原来的小店改成光彩夺目的超级商店——这遭玛丽·梅德村里的那些老妇人的诅咒，

“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包装的东西。”哈特妮大声说道。“现在的人再也不帮小孩准备早餐、煮熏肉、煮蛋了，而是现成的一包包的东西，你要自己拿个篮子到处找东西——有时要花掉你半个钟头才能找到你要的东西——通常不是太大包，就是太小包，以后又要排长龙付钱，真是累死人了。当然，这对那些住在住宅新兴区的人来说很适合——”

说到这里她住口了。

通常句子到这里也该告个段落，“已开发”、“纪元”等他们常用的现代句词，它有它自己的实质意义和专有句词。

1

玛波小姐不禁懊恼地叹了一口气，又漏了一针，不仅如此，可能已漏了好几针。当她在颈部收针时才发现这个事实。她拿起针，把毛线放到光线下不安地瞧一瞧。她那副新眼镜似乎一点也不管用，她不禁想到尽管来了一位眼科医生，他的候诊室气派豪华、设备数一数二、灯光耀眼夺目、收费也是一流的，但对你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玛波小姐不禁为自己几年前良好的视力感伤（哦，或许并没有多久前）。从她花园的位置来看，玛丽·梅德村的情形一览无遗，加上

她那副观察鸟儿的眼镜——（她喜欢欣赏鸟，那是眼镜很有帮助）——使她得以看到——那副眼镜是在这里打破的，她的思绪不禁回复到过去。安·波乐舍上校——一个可怜的男人——他看来又疲惫又不愉快——不过一定是被谋杀而死的——她不禁摇头，然后又想起吉缘思达，她是位年轻、漂亮的牧师妻子。可人的吉缘思达待友忠实，每年圣诞节她都不忘捎来一张卡片。她那可爱的婴孩如今已成健壮的青年，而且还有很好的职业，是位工程师吗？他小时候就喜欢把玩具火车拆成零件。牧师馆邸后面有道梯磴和小径，吉尔的牛群在山坡间徜徉，如今那里现在——现在……

已成一片住宅区。

为什么呢？玛波小姐严厉地问自己，事情本来就是如此。那些房子有它的需要，而且也盖得很好，“有计划性”或什么的，就象别人常告诉她的。她实在想不透为什么每样东西都冠上“可洛思”。阿博雷·可洛思、隆乌德·可洛思、哥德森·可洛思；还有其他几个可洛思。事实上这些跟可洛思家族根本扯不上关系。玛波小姐知道可洛思家的人品行完美，她的叔叔是契斯特教堂的一名教士，小时候她会跟随他在可洛思家过夜。

裘莉·贝克老是叫玛波小姐昔日那间拥挤的起居室为“客厅”。玛波小姐总温和地纠正她说，“是起居室，裘莉。”至于裘莉，虽然她觉得“起居室”这名称怪可笑的，但她既年轻又仁慈，也乐于去记住宅，因此“客厅”这名称就不再在她嘴里出现了。但是她要称“起居室”还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玛波小姐很喜欢裘莉，人家都叫她贝克太太，她来自住宅新兴区那边，是位不爱管闲事的年轻太太。那里的太太们都在超级

市场买东西，推着摇篮车在静静的玛丽·梅德村街道上行走。她们看来聪明伶俐，头发总是卷卷的。她们彼此称呼来称呼去，边笑边聊天，像一群快乐的小鸟。由于物欲的引诱，她们都需要现金，她们的丈夫收入也颇丰，因此她们只要在家料理家事即可。裘莉手脚伶俐，是个烹饪好手，她相当聪明，接听电话绝不会弄错，能够迅速找出帐簿错误的地方。她不常换床垫，每次玛波小姐走过餐具室的门口时总要把头扭开，免得看到裘莉把所有的东西都一齐丢入水槽里，然后挤一大堆清洁剂在上面。玛波小姐常常悄悄地从报纸堆里找出她的乌斯特茶具，把它放在角落的橱柜里，等到有重大场合时才取出来用。另外她又买了一组白底淡灰、没有花纹的现代茶具，任它要在水槽里怎样洗。

时代怎样的变了……举例来说，忠实的佛罗雷斯，是位身材高大的女侍，还有来自孤儿院的爱米、可罗拉和爱丽丝，这些受过训练的、工作认真的小女佣到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她们有些头脑很简单，通常是分泌腺有问题，爱米更是个低能儿，她们常和村中的其他女佣聊天，或是和鱼贩的助手外出。玛波小姐充满情意地回忆起她帮她们的子孙编织的小羊毛衣。她们不大会接电话，算术更是一窍不通。但另一方面她们知道怎样才能把东西洗得干干净净，怎样铺床，她们有的是技巧，而不是教育。真奇怪这个年头家事何必要那些受过教育的女孩来做，从国外来的学生、度假的大学生、交换寄宿的女孩子，还有象裘莉、贝克这样年轻的少妇都住到住宅新兴区新房子。

当然，还有象肯妮特小姐这样的人。这时走在楼上地板的肯妮特小姐把壁炉架上的吊灯弄得叮当响，这才使玛波小

姐突然想起她。显然肯妮特小姐午睡已醒来，正要外出散步，这时她总会来问玛波小姐是否需要她带带什么东西回来。一想到肯妮特，玛波小姐自然想起这些。亲切的雷蒙（她的外甥）心胸已够宽大了，但没有人比肯妮特小姐心地更好，现在支气管炎使她变得很虚弱。赫达克医生力劝她不应该独自一个人睡觉，而只在白天有人过来陪伴，但是——她没有再想下去。因为想到“假使还有另外一个人而不是肯妮特小姐就好了”的这种念头是无济于事的，在这个年头一个老妇人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忠诚的仆人了，真的病倒了你可以花一大笔钱和经过种种麻烦的手续住院让护士照顾，等过了危险期，你又得乖乖的让肯妮特小姐看顾了。

玛波小姐心里想，肯妮特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对，只不过是令人气恼，他们心地善良，对金钱也不计较，又幽默又开朗，但总是把他们当成小孩来看待。

“可是我，”玛波小姐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我老了，但不是心智有问题的小孩。”

这时她象平常一样沉重地呼吸着，肯妮特小姐愉快地走进门来。她是个大块头、没有生气的五十六岁妇人，一头黄褐色的头发饰得很精细，瘦长的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双唇显得很和蔼、两颊削瘦。

“我们又见面了！”她眉飞色舞地叫道，目的是想使这位闷闷不乐的老人开心。“我希望我们可以打发一些时间？”

“我刚织毛线，”玛波小姐强调地说，“而且，”她继续道，对于自己的一点过失感到不耐和羞赧。“而且还漏了一针。”

“喔，亲爱的，亲爱的，”肯妮特小姐说。“这，这我们很

快就弄好了不是吗？”

“你有办法？”玛波小姐说，“我嘛，就没有法子。”

她那微酸溜的语气肯妮特小姐并没有觉察到，她象往常一样只想热心地帮忙。

“这里，”过了一会儿她说，“亲爱的，你瞧瞧看，现在都弄好了。”

虽然玛波小姐不反对菜贩的老板娘或纸店里的女孩称她“亲爱的”，但肯妮特小姐这样叫她就令她一肚子火。至于其他的事情这位老妇人只好忍受下来。她礼貌地感激肯妮特小姐的帮忙。

“现在我要出去为我的小不点买东西了，”她开玩笑地说，“不会很久的。”

“不必急着赶回来。”玛波小姐礼貌、殷勤地说。

“喔，我不想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久，假如你觉得闷闷不乐怎么办。”

“我告诉你我很快乐，”玛波小姐说，“我可能要——”（她闭上了眼睛）“睡一下子。”

“亲爱的，好的，你有什么要买东西？”

玛波小姐睁开眼睛想了一想。

“你去隆登窗帘店看看那些窗帘做好了没有，再去卫思理太太那里买一卷蓝色羊毛线。并买一盒黑醋栗饼，再帮我到图书馆换书——不过不要让他们拿那些我没有列上的书。最后一本很可怕，我读不下去。”她取出一本叫“觉醒的春天”的书。

“哦，亲爱的！你不喜欢这本书吗？我以为你会喜欢呢！这个故事很不错哩！”

“假如你不觉得远的话，能否到哈雷特店问看看他们有没有上下打的打蛋器——不是那种搅拌的打蛋器。”

（她很清楚他们很可能没有这种东西，不过哈雷特店是最有可能的了。）

“假如不太多——”她咕哝道。

但是肯妮特小姐显得非常诚意殷勤。

“一点也不，我很高兴呢。”

肯妮特小姐喜欢逛街买东西，这是她生活中不可缺的事情，碰到了熟人还可聊上大半天，和店员也可谈上几句，更有机会在不同的商店浏览五花八门的東西。何况可花很长的时间做这种赏心悅事，而不必有急着赶回去的罪恶感。

因此肯妮特小姐对安详地在窗边休息的这个脆弱的老妇人看了最后一眼后，才愉快地走开了。

玛波小姐等了一会儿，担心肯妮特会折回来拿袋子、皮包、或手帕的（她健忘常要再回来拿东西），一方面也是因为要她买那么多不必要的东西，想得心里过意不去，觉得有些累，但现已恢复过来了，因此她迅速地站起来，把毛线丢在一旁，大步地穿过房间进入客厅。她取出夏天的外套和一根拐杖，脱掉拖鞋换上鞋子，然后从边门走了出去。

“她至少要花个一小时半，”玛波小姐心里盘算着。“的确——有那么多来自住宅区的人们要买东西。”

玛波小姐心想肯妮特到隆登店一定取不到窗帘的，果然正如所料。这时肯妮特小姐在那边叫道：“当然啦，我早就知道还没做好，只是那个老妇人提到了，我就说我来看看。可怜的老妇人，她们没有什么好盼望的，总要有人让她们开心，何况她是个仁慈的老妇人。只是现在身体有一点衰弱而

已。你们这里用的料子真不错，这还有其他颜色的吗？”

愉快的二十分钟过去了。肯妮特小姐终于离开了，一位资深店员嗤之以鼻说，“只是身体有一点衰弱吗？我要亲眼看见才相信。那玛波老小姐向来很厉害，我敢说她还是没变。”随后她去招呼一位年轻的女人，她要浴室用的塑胶窗帘，上面印有螃蟹图案。

“艾米·瓦特，让我想想，”玛波小姐对自己说，把人的个性和她熟知的人相互对照往往带给她一种满足。“她只不过是是个愚蠢的人。让我想想，到底她发生过什么事？”

什么也没有，她自作结论说。一度她几乎要和一位牧师订婚，然而经过几年的相知这件事终于吹了。玛波小姐不再想她的看护，而去注意四周的环境，她匆匆地走过花园，只从眼角里看到雷库克把那些旧品种的玫瑰花修剪得更适合杂种茶，但她没有让自己分心在这些事情上，或沉浸在外出散步这种愉快的享受上。她怀着一种探险的喜悦，转向右边，进入牧师馆邸的门，沿着一条小径穿过花园，从石边的小路出来，那里原有个梯磴，现已变成旋转铁门通向一条柏油路。从这条路可直达一座小桥，桥的另一边原是牛儿成群的山坡地，如今已变成一片住宅区。

2

怀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心情，玛波小姐穿过桥面，沿着小路走下去，四分钟后终于到了阿博雷·可洛思家。

当然玛波小姐曾从市场路那边看过片住宅区，但是从远处只看到它一排排整齐的建筑物、电视天线，还有五花十色